

綃山傳奇

——賀雙卿研究之檢討與展望

周婉窈*

本文討論近年來中外學者對著名女詩人(賀)雙卿的研究，並提出未來可能的研究取徑。筆者首先介紹《西青散記》的作者史震林，以及該書的寫作背景與文本性質。《西青散記》是(賀)雙卿最初出現的地方，也是唯一的文獻根據。由於雙卿故事和雙卿詞本身的魅力，雙卿最後走出了《西青散記》，因緣際會成為鼎鼎有名的出身農人階層的中國女詞人。

近年來，隨著中國婦女史研究的再度興盛，賀雙卿重新受到重視，相關研究頗為可觀。新近的研究受到新興文學理論與女性主義觀點的影響，解說新穎，但大多有意避開雙卿的虛實問題不談。雖然也有學者力證雙卿實有其人，但論證頗待商榷。實則雙卿的身世之謎，是「與生俱來」的，迴避只會使我們的研究有若沙上之浮宮。筆者認為雙卿的虛實問題仍有待深入研究，為了突破困境，我們必須回到疑問的根源——《西青散記》，並進一步了解史震林及其交游圈。在寬廣的詮釋視野下，透過嚴格的考證，也許我們能在史震林等人的集體心靈和美感世界裡發現雙卿的所在。

關鍵詞：雙卿 賀雙卿 史震林 西青散記 中國婦女史 女詞人

一、本事

雍正元年(西元 1723)春正月，有位三十歲上下的男子在江蘇洮湖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

(或名長蕩湖)一帶讀書，準備科舉考試。這位讀書人叫作史震林(1693-1779)，字公度，號梧岡(梧岡)，江蘇金壇人，雍正十三年(1735)舉於鄉，乾隆二年(1737)考中丁巳恩科進士。中進士後，他在京師留了兩年，歸耕五年，之後當了幾年的淮安府學教授，最後「棄官作近遊，往來於淮揚間者幾二十年」¹。史震林成進士後，原先授廣東高要縣尹，但以母老改就淮安教授。他生前出版了兩部書：《西青散記》和《華陽散稿》²。史震林總共只當過幾年的正七品教授，沒什麼了不得的事蹟。他的存在原本很可能像無數的讀書人一樣，消失在歷史的洪流裡，不被後人所記憶。但是，因為《西青散記》記載了一位名叫雙卿的女子，雙卿和她的詩詞後來脫離《散記》，有了獨立的生命，雙卿成了一代女詞人，史震林也因此得附驥尾，注定不被歷史遺忘。

《西青散記》共四卷³，體例是繫年記事，沒有特定的主題，像是一本「隨手登記」的筆記，記事起於雍正元年正月，迄於乾隆元年九月，自序則寫於乾隆二年十二月十二日。此書無論從哪個觀點來看，都是一部奇怪的書。開卷記載的是作者和友人在洮湖、茅山扶鸞請仙的事，書中抄錄了女仙們的詩詞。這些女仙有名有號，如碧夜仙娥(謝氏)、琅玕神女、天台龍女(阿音)、娟娟仙子(唐夢娘，梅花之神)、蕭紅(蘭陵女子)、蕭紅侍兒、白羅天女、牡丹公主等等。史震林

¹王韜〈《華陽散稿》序〉。本文所用《華陽散稿》版本，在《古今說部叢書》，第四集，第21-22冊。

²史震林傳記，見夏宗彝修，汪國鳳纂，《金壇縣志》(光緒11年，1885年)，卷九「人物志·文學」，48b-49a。又，馮煦纂修，《金壇縣志》(1923年修；1926年鉛印本)，卷九之四，8a-b，「史震林」條，記史震林尚著有《遊仙詩草》，疑為後人所編。

³《西青散記》另有史震林晚年手訂八卷本，詳見註51。

及其友人透過扶鸞的方式，和這些仙界的女子溝通、唱和，並且知悉她們個別的身世背景。譬如，娟娟仙子是管梅花的花神，西王母以江南梅花三萬樹封給她，但因為世間愛梅花的人少，所以花數半闕，欠花稅，因此向牡丹公主借貸，以替公主灑掃十二重樓來還債⁴。又如天台龍女將在雍正十一年元夜「下婚人間」⁵。這些仙女的詩詞用語不出俗套，惟詞意不甚可解⁶。

《西青散記》前一卷半可以說滿紙仙人仙語，撲朔迷離，不可以常理理解之。但其間也夾雜一些真實的人間物語，記作者之交游、文章與見聞。設若《西青散記》通書只記載諸仙降鸞之事，就不會有它後來的影響力。今天很多人知道《西青散記》是因為它是雙卿故事的本源，讀《西青散記》的人也往往略過前面的仙女降鸞的記事，只讀雙卿的記載。可見雙卿出現前的部份缺乏文學魅力。

雙卿出現在《西青散記》第二卷卷中，時間是雍正十一年，她出場的場景如下：

雙卿者，綃山女子也，世農家。雙卿生有夙慧，聞書聲即喜笑。十餘歲習女紅，異巧。其舅為塾師，鄰其室，聽之，悉

⁴《西青散記》(收在《筆記小說大觀》七編，第三冊，頁1537-1759)，頁1555。此書另有一九八七年北京中國書店景印本，係根據上海廣智書局1907年版，四卷分別計頁。

⁵《西青散記》，頁1567。

⁶茲舉娟娟的一闕詞為例：

水斜山仄處。有寒花三朵，美人家住。夢醒霜天，又坐銷燈影，亂愁無措。碧海雲紅，空自把疎星遙數。夜永如年，煙沒江南，兩橫風豎。猶記紅梅仙渚。戲搓碎芳心，剖開嬌乳。小謫人間，被黃鸝時罵，恨纏春樹。解釋東風，應只有鳳凰為主。待得雙歸明月，深深細語。

在《西青散記》，頁1549。

暗記。以女紅易詩詞誦習之。學小楷，點畫端妍，能於桂一葉寫《心經》。有鄰女嫁書生者，笑其生農家，不能識書生面也。雍正十年，雙卿年十八，山中人無有知其才者，第嘖嘖艷其容。以是秋嫁周姓農家子。其姑乳媪也，賃夢規舍，佃其田；見田主，稱官人。其夫長雙卿十餘歲，看時憲書，強記月、大、小字耳⁷。

自雙卿出現後，《西青散記》可說是以雙卿為主角，間也雜有不相干的記事，最後幾條記事則無一語及於雙卿。

在史震林的筆下，雙卿是位苦命才女，她嫁了僅略識之無的農家子，姑惡夫暴，雙卿體弱多病，又患瘡，常撐病勞作，受盡折磨。由於雙卿的婆家是史震林朋友張夢規的佃戶，史震林和一群友人們得識雙卿，開始為時兩、三年的詩文之交。史震林把他的友人們如何驚豔、驚才，甚至神魂顛倒的情形一一寫入《西青散記》，雙卿的詩文也都鈔錄在《散記》裡。但是，不同於一般才子佳人的故事，雙卿的反應嚴格地「止於禮」，對才子們的知賞只是報以一股幽然之情，教他們對她真是又愛、又憐、又感、又敬。總而言之，雙卿是最完美的女性，誠如為《西青散記》寫序的吳震生所言，集色豔、才慧、情幽、德貞於一身⁸。

從《西青散記》本身我們看不到雙卿後來的結果。根據史震林的《華陽散稿》，《西青散記》之問世不會早於乾隆三年春天⁹。不過，我們必須注意的是，《西青散記》中時常提及《西青散記》這本書，儼然是書中書。我懷疑史震林在《西青散記》付梓前已將陸

⁷《西青散記》，頁1610。

⁸吳震生，《西青散記》〈序〉。

⁹根據《華陽散稿》，乾隆三年春《西青散記》「梓猶未成」(頁18b)。

續寫成的文稿集綴成冊，在友人間傳閱，雙卿也在讀者之列，曾數次提及此書¹⁰。《華陽散稿》之記事起於乾隆元年而止於乾隆三十五年¹¹。在時間上，可以說是接續《西青散記》而作，也是繫年記事，史震林的一群朋友(如果還活著的話)繼續出現在《華陽散稿》¹²，奇怪的是，通書再無記扶鸞請仙的事，更無一語提及雙卿(有兩處似暗指雙卿，容後詳論)。

換句話說，史震林在往後的日子似乎忘掉了這位曾經讓他和友人們神魂顛倒的女子，也不關心她的下落。雖然如此，雙卿倒是從《西青散記》中走了出來，有了她自己的生命。

二、從雙卿到賀雙卿：一代女詞人的誕生

關於雙卿的研究，到現在還沒定論的是：雙卿是真實人物，還是史震林創造出來的？在論及這個問題前，得先交代一下雙卿變成賀雙卿，成為眾口交譽的女詞人的經過。

雙卿最初出現在《西青散記》時，沒有姓，也沒籍貫。但是今天我們普遍稱她為「賀雙卿」。從雙卿到賀雙卿是個漫長的過程。根據胡適的說法，黃韻珊編纂《國朝詞綜續篇》時始冠雙卿以賀姓¹³。黃韻珊，道光舉人，他在《國朝詞綜續篇》卷二十二雙卿詞前小序中介紹說：

¹⁰ 例見《西青散記》，頁1643，1672，1673。

¹¹ 見王韜，〈《華陽散稿》序〉。

¹² 「然而歲易逝，人易凋，《西青》卷中，存沒者半」，《華陽散稿》，頁11a。

¹³ 胡適，〈賀雙卿考〉，收在《胡適文存》(上海：亞東圖書館，1931)，三集卷八，頁1081。

賀雙卿，字秋碧，丹陽人，金沙銷山農家周某室，有《雪壓軒詩詞集》。

這是目前我們所知道雙卿有姓、籍貫和集子的最早資料，也是日後撰寫雙卿之身世的依據。但黃韻珊所本為何，則非吾人所知。不過，在道光年間雙卿姓賀一事似乎尚未普遍化，例如，完顏憚珠輯錄的《國朝閩秀正始集》在道光辛卯年間(1831)成書刊行，還沒給雙卿冠上姓和籍貫¹⁴。另外，和黃韻珊同時代的陳廷焯，在《白雨齋詞話》裡並未提到雙卿姓賀¹⁵。所以，雙卿之成為賀雙卿大約是道光以後的事。至於為何姓賀而不姓他姓，大概是因為丹陽詞人輩出，且有賀潔、賀祿、賀元瑛、賀字和賀吟鳳等女詞人，雙卿既然籍隸丹陽，姓賀則順理成章。

在史震林《西青散記》問世之後和黃韻珊編成《國朝詞綜續篇》之間，雙卿曾經被「張冠李戴」過。胡適指出，董潮(乾隆二十八年進士)在《東臯雜鈔》中引了雙卿兩闕詞，說作者「慶青，姓張氏」¹⁶。這是把雙卿訛為慶青，並冠以張姓。或許因為雙卿在《西青散記》裡一直沒個姓，作為真實人物，有點奇怪，所以後人敘述雙卿身世時，有了替她冠姓的衝動。董潮冠雙卿以張姓，並未廣為流傳，否則今天我們的女詩人就要姓張了。董潮何以訛雙卿為慶青？胡適懷疑雙卿先訛成「卿卿」，但這個名字不像「以禮自守」

¹⁴ 杜芳琴，《賀雙卿集》(河南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頁5。

¹⁵ 康正果，〈邊緣文人的才女情結及其所傳達的詩意——《西青散記》初探〉，《九州學刊》6：2(1994年7月)，頁103。

¹⁶ 胡適，前引文，頁1081。清人陳銳早已注意到黃韻珊詞選和《東臯雜鈔》在記載上的不同，見陳銳，《哀碧齋詞話》，收在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81)，第五冊，頁4204。

的良家女子的名字，所以又被改為「慶青」¹⁷。

從《西青散記》的雙卿到《國朝詞綜續編》中的賀雙卿，我們看到雙卿由沒姓到有姓有字，也有了籍貫和作品集。換個說法，「層累造成」的雙卿，越到後來越顯得真實。道光以後，「賀雙卿，字秋碧，江蘇丹陽人，有《雪壓軒詩詞集》」，就成了雙卿的基本資料。

雙卿之廣為人知是拜《西青散記》所記錄的詩詞。《西青散記》收有雙卿詞十四闕，詩三十九首，文章五篇。雙卿的作品，以詞勝。清中葉以後幾本重要的《詞話》都提到賀雙卿，如同治年間丁紹儀的《聽秋聲館詞話》，光緒年間陳廷焯的《白雨齋詞話》和陳銳《哀碧齋詞話》等等。經典詞話《白雨齋詞話》共錄有賀雙卿詞六闕，給予相當高的評價。陳廷焯說：「余最愛雙卿《摸魚兒》云：……(詞略)纏綿悽惻，隴頭流水不如是之嗚咽也」¹⁸。評賀雙卿用疊字寫成的《鳳凰台上憶吹蕭》(贈鄰女韓西)，則說：「其情哀，其詞苦，用雙字至二十餘疊，亦可謂廣大神通矣。易安見之，亦當避席」¹⁹。顯然認為可以和李清照的「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比美。陳廷焯在《詞則·別調集》錄了雙卿十二闕詞²⁰，我們知道雙卿一共不過寫了十四闕詞，可見陳廷焯對雙卿詞的厚愛。

這些詞話蓋皆以賀雙卿為真實人物。降至民國初年，由於婦女解放運動的影響，國人開始注重婦女史的研究。早期的婦女史研究

¹⁷ 胡適，前引文，頁1084-1085。「雙卿」可解讀成兩個卿字，訛為「卿卿」，很可以理解。

¹⁸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在《詞話叢編》，第四冊，頁3897。

¹⁹ 同上。

²⁰ 陳廷焯，《詞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別調集〉，卷六，頁830-837。

者十分注重中國歷代婦女的著作，這方面的編著不少，如謝無量著《中國婦女文學史》、《清代婦女文學史》、梁乙真著《清代婦女文學史》、譚正璧著《中國女性文學史話》、潘學增著《中國婦女文學小史》、易順鼎著《清代閨閣詩人徵略》等等。一時之間，許多原先鮮為人知的女詩人受到讀者大眾的重視。女詩人賀雙卿也隨著這個新浪潮，再領風騷。賀雙卿的貧農身份，在新時代更是受到青睞。

在賀雙卿成爲炙手可熱的貧農女詞人時，胡適可以說是第一個斷定雙卿是虛構人物的當代學者。前面提過，世傳賀雙卿著有《雪壓軒詩詞集》。一九二九年，胡適讀了張壽林編的賀雙卿《雪壓軒集》，對賀雙卿是否爲真實人物生出懷疑，寫了〈賀雙卿考〉，認爲賀雙卿是史震林「這班窮酸才子在白晝做夢時『懸想』出來的『絕世之豔，絕世之慧，絕世之幽，絕世之貞』的佳人」²¹。胡適的〈賀雙卿考〉文長不到三頁，但仍然是我們今天研究賀雙卿不能不讀的作品。不過，胡適的考證似乎無憾於雙卿之存在的「事實」。降至今日，學者大都視賀雙卿爲當然存在之女詩人。譬如，嚴迪昌在一九九〇年出版的《清詞史》，也在末篇〈清代婦女詞史略〉，提及賀雙卿的詞。嚴迪昌不惟視雙卿爲真實人物，還以雙卿原籍丹陽，該地詞人輩出，認爲我們對雙卿之存在是「不應驟生疑竇的」²²。

雙卿之存在與否是個饒富意趣的問題。長久以來，由於雙卿已被視爲真實的人物，一般人只讀從《西青散記》抽離出來的雙卿故事和詩詞，因此無須也無從懷疑雙卿的存在。但是我們如果細讀雙

²¹ 胡適，〈賀雙卿考〉，頁 1084。

²² 嚴迪昌，《清詞史》（鎮江：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頁 549。

卿最初出現的《西青散記》，雙卿是否爲真實人物的問題就會由不得人地迸跳出來。也就是說，關於雙卿是虛是實的問題存在於雙卿物語的源頭，是雙卿「與生俱來」的問題（見第四節分析）。舉例來說，大陸學者康正果在寫《風騷與豔情》時，尙未得見《西青散記》，以爲賀雙卿是實際上存在的人物²³。後來有機會讀到《西青散記》，才生出疑竇來²⁴。如果雙卿只出現在詞史或詞集裡，她的虛實問題還勉強可以含混過去。但是，近年來中國婦女史研究，繼二、三〇年代後，再度蓬勃發展。賀雙卿身爲女性，又屬於農人階級，具有當代雙重的優勢（性別加階級），成了熱門的題材。學者一旦以雙卿爲研究對象，就必須面對雙卿是實存或虛構的問題。即使不願直接處理這個問題，也得選定一個立場。以下試論近年來雙卿研究的新觀點，以及學者如何處理雙卿的虛實問題。

三、近年來的雙卿研究

一九九三年七月，一本由大陸學者杜芳琴編輯、校注的《賀雙卿集》問世了²⁵，這是第一本最完整的賀雙卿全集，收有賀雙卿全部的詩詞、書信和文章，書末並附有從《西青散記》整理出來的〈雙卿傳〉。這本書不是純粹的賀雙卿集，書中收有杜芳琴四篇長文：〈賀雙卿和《雪壓軒集》（代自序）〉、〈史震林、《西青散記》與雙卿——兼論雙卿其人的真實性問題〉、〈農婦的聲音：十八世

²³ 康正果，《風騷與豔情——中國古典詩詞的女性研究》（台北：雲龍出版社，1991），頁 381。

²⁴ 康正果，〈邊緣文人的才女情結及其所傳達的詩意——《西青散記》初探〉，《九州學刊》6：2（1994年7月），頁 104。

²⁵ 出版資料見註 14。

紀江南農村婦女的生活和精神世界〉，以及〈「佳人情結」與「才子渴慕」：一種兩性關係的模式及其文化意義〉。可以說是作者研究賀雙卿的總成績。《賀雙卿集》的出版是雙卿研究的一大盛事²⁶。

關於賀雙卿的其它中外研究還有加拿大學者 Grace S. Fong(方秀潔)的“Engendering the Lyric: Her Image and Voice in Song”和“Constructing a Feminine Ideal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Random Records of West-Green and the Story of Shuangqing*”，以及大陸學者康正果〈邊緣文人的才女情結及其所傳達的詩意——《西青散記》初探〉。這三篇原本都是會議論文²⁷。方秀潔的第一篇論文，收入一九九四年出版的 *Voices of the Song Lyric in China*²⁸，該文並非以雙卿為主題，但雙卿詞是論述架構的重要一環。她的第二篇論文純粹以《西青散記》和雙卿故事為主題，預計明年出版²⁹。康正果的論文發表於一九九四年七月的《九州學刊》³⁰。此外，美國學者 Paul Ropp 曾在一九九二年於哈佛大學舉辦的研討會中發表一篇討論賀雙卿的論文，題目為“Shi Zhenlin and the Poetess Shuangqing: Gender,

²⁶ 據悉雙卿詩詞近有英文譯本，惜未得見。

²⁷ 大陸學者蘇者聰和方秀潔、康正果同時參加一九九三年六月在耶魯大學舉辦的「明清婦女與文學」的學術會議。蘇者聰發表了一篇題為「從賀雙卿詩詞看清代農婦的思想性格」的論文，該文似乎尚未出版。根據張靜二的報導，蘇者聰強烈主張雙卿其人其事的真實性。見張靜二，〈耶魯大學「明清婦女與文學學術研討會」記實〉，《當代》89(1993年9月)，頁9。

²⁸ Pauline Yu, ed., *Voices of the Song Lyric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pp. 107-144.

²⁹ 此文將收入 Ellen Widmer 和 Kang-i Sun Chang(孫康宜)編，*Writing Wome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承蒙方教授惠示修訂稿，以供討論，特此誌謝。

³⁰ 《九州學刊》6：2(1994年7月)，頁87-104。

*Class and Literary Talent in an Eighteenth-century Memoir*³¹，此文尚未正式刊行。耶魯大學孫康宜正主持編纂一套中國歷代女詩人選集，據悉賀雙卿和她的作品也佔了極重要的篇幅。

九〇年代的這些關於賀雙卿的研究，除了杜芳琴還努力考證賀雙卿的真實性外，新的趨勢是刻意避開賀雙卿的真假虛實問題，而改用一些新的文學批評理論來加以論述。他們雖然知道雙卿的存在充滿疑問，但不願陷到考證的漩渦裡，是在打個問號的情況下從事雙卿研究的。例如，康正果自稱「傾向於暫且把此類實證主義研究的真偽之爭在括號中懸置起來」，認為「考證它是否符合史實，似乎既不可能，也無必要。我們很難斷定其本無，更不應天真地信其必有」³²。

這些論文基本上都受到晚近研究取向的影響，如從女性主義、文本分析和文化社會史的角度來研究賀雙卿。(由於篇幅有限，以下對各篇文章的介紹只能舉其大概，無法盡述作品之菁華，尚祈作者原諒。)方秀潔在“Engendering the Lyric”一文中採取了女性主義的觀點以探討中國詞史中的「性別」問題。她認為，詞在類別(genre)上向來被視成「女性」，在內容上，則由早期女性的口吻逐漸演變為男性凝視下的女性客體，換言之，詞中的女性意象是透過男人的眼睛而呈現的。雖然自古詞人大多是男人，詞的正統語言則是婉約的「女性語言」。但是當女性詞人出現時，在男人所建構的「女性」文類裡，她又將如何呈現她自己呢？根據方秀潔的分析，在賀雙卿的詞裡，男性的

³¹ “The Conference on Engendering China,” held by Harvard University and Wellesley College, February 7-9, 1992. 此文之徵引係取得 Ropp 教授之同意，謹此申謝。

³² 康正果，前引文，頁87。

凝視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女性透過自己的眼睛來看她自己³³。

方秀潔的“Constructing a Feminine Ideal”主要是從「婦女和(男性)欲望的文化呈現」(the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of women and desire)的角度來討論《西青散記》和雙卿物語。方秀潔首先討論《西青散記》的架構問題，其次是雙卿的故事。文章的重點在於史震林(及其友人)的理想佳人形象，也就是必需德行與才華兼具，但當雙卿的美貌和詩才為男性的欲望之眼所賞讚時，問題就出現了。就中國傳統的觀念而言，詩是詩人本身的延伸，當男性文人抄錄、傳閱、膜拜雙卿的詩詞時，無異於雙卿走出閨閣，與男性互相混雜，威脅到德行的完美。也許意識到這個難題，史震林提供雙卿詩詞的背景說明，試圖控制或形塑雙卿詩詞的解說，但這種脈絡化(contextualization)的努力，終歸徒然，因為雙卿脫離《散記》，有了獨立的生命。

康正果深受美學理論的影響，他基本上採取所謂的「文本」分析。康正果認為所謂的「原始文本」是不存在的，我們所面對的只是某種形式的「文本處理」，因此論證雙卿的虛實真偽是沒有意義的，我們應該考慮的是雙卿軼事的敘述方式，它所產生的閱讀效果，以往讀者群的價值取向和心理慣性以及延伸至今的影響³⁴。康正果在這篇文章裡分析了史震林這班「集窮愁與豔趣於一身」的邊緣文人和雙卿之間的關係。史震林等落魄文人對才高福薄的雙卿的欣賞與渴慕，在在反映了男性文人風流自賞的心理；雙卿崇拜是他們感情的自我完成。史震林離開綉山小院後，雙卿事蹟告一段落，但透過文本的接受和閱讀效應，雙卿卻在讀者心中形成了「作者」的概念，成為「清代第一女詞人」。雙卿，在康正果的分析

³³ Grace Fong, “Engendering the Lyric,” p. 125.

³⁴ 康正果，前引文，頁 88。

裡，是「合成視野」(fusing of horizons)的產物³⁵。

Paul Ropp 對雙卿的分析著重文化和社會意涵。Ropp 的會議論文用了極大的篇幅介紹賀雙卿和翻譯她的詩文。他指出根據史震林的藝術觀，真實乃心之所造，因此史震林似乎暗示我們雙卿的歷史真實性是不重要的。在《西青散記》裡，雙卿肯定自己的階級，不豔羨上階層婦女的生活，另外，她還認為男女之間是可以忘掉性別而相知相感的，Ropp 認為這些都極具有社會、文化意義。Ropp 進一步指出，史震林及其友人們之所以如此激賞賀雙卿不被人知的才華，應該放在滿清統治下激烈競爭的考試情境裡來加以考量。他認為，不管雙卿是否實際存在，重要的是，她在十八世紀是「可以想像的」(thinkable)，而且從此活在人們的記憶裡³⁶。

杜芳琴的雙卿研究，考證佔了極大的部份，但在〈農婦的聲音〉一文中，她深入探討雙卿所反映的農村婦女的生活內容和精神世界，認為雙卿的不幸際遇是「十八世紀的江南農村，社會、家庭與普遍流行的精神文化對農村婦女進行的壓迫控制與同化改鑄」的一個典型³⁷。作為農婦才女的雙卿，在辛苦的農村生活外，因為心靈世界與道德規範的衝突牴牾，產生矛盾和痛苦，最後只能在宗教裡尋求慰藉³⁸。在〈「佳人情結」與「才子渴慕」〉一文裡，杜芳琴分析了諸文士(才子)與雙卿(佳人)的交往模式，也就是才子痛惜佳人和佳人渴慕才子之間的互動關係。史震林在《西青散記》費了許多篇幅描寫他的朋友們如何由不信人間竟有集豔、慧、才、貞於一身的佳人到讚嘆、痴迷、傾倒。他們把雙卿引為同類，認為在愛才重

³⁵ 康正果，前引文，頁 100、102-104。

³⁶ Paul Ropp，前引文。

³⁷ 杜芳琴，前引書，頁 160。

³⁸ 杜芳琴，前引書，頁 169-171。

情的問題上，沒有男女之別。但才子的佳人情結不可避免地陷入兩難：既追慕佳人，又憂慮佳人失節。杜芳琴認為這是「男性中心文化中性別利己主義所致」³⁹。在雙卿這一邊，長久被壓抑的潛意識則有需要尋找表達的時機和傾訴的對象。這是為什麼雙卿在遇到知賞時，「藻思綺語，觸緒紛來」（《西青散記》，頁 1647）。杜芳琴認為雙卿的「才子渴慕」是一種創作欲望的衝動。史震林和他的友人們「誘發了她寫作的強烈動機，他們給她的才華高度評價，她在才子們那裡獲得了被肯定的成就感與滿足」⁴⁰。但是，最後才子和佳人還是在名教世界裡，回到各自的人生旅途上。

如方秀潔、Paul Ropp 和康正果是在打個問號的情況下研究雙卿，杜芳琴則是在堅信雙卿存在的基礎上研究雙卿。杜芳琴在〈賀雙卿和《雪壓軒集》（代自序）〉和〈史震林、《西青散記》與雙卿〉兩篇文章裡力辯雙卿之真實性。杜芳琴關於雙卿的考證基本上可分成「內證」和「外證」。在內證方面，杜芳琴的論點可歸納為兩點。首先，她以史震林和賀雙卿的文學作品的水平為依據，得出賀雙卿不可能出於史震林之虛構的結論。換句話說，史震林本身的詩詞沒有一首勝過賀雙卿，所以他不可能替賀雙卿作詩填詞⁴¹。其次，杜芳琴認為「男性決寫不出獨具農婦生活經驗和情感體驗的詩詞來的」⁴²。關於杜芳琴這兩點主張，頗待商議。史震林的詞自然沒有雙卿詞膾炙人口，但是，史詞果真不如雙卿詞嗎？男性詩人轉換人格和性別，以女性的口吻創作，在理論和實際上，是否不可能寫出比直描自身感受還要具有詞之美學特色的作品呢？此一論辯牽

³⁹ 杜芳琴，前引書，頁 190。

⁴⁰ 杜芳琴，前引書，頁 194。

⁴¹ 杜芳琴，前引書，頁 135。

⁴² 同上。

涉到文學判斷和中國詞學問題，容待第五節討論。

在「外證」方面，杜芳琴的論辯有兩大重點。首先，她認為《西青散記》是實錄，地點人物一一可考，「因此，與一群真實的文士發生關係的雙卿，對她的記載就不易隨便編造故事，關於雙卿的真實性就不能打太大的折扣。當然，也不能排斥史震林由於過分崇拜他的佳人偶像而有所渲染」⁴³。但是，書中有真實人物為背景並不能確保其他人物也是真實的。其次，杜芳琴舉了光緒乙酉年（1885）劉誥等主修、徐錫麟等總纂的《重修丹陽縣志》來佐證雙卿為真。《重修丹陽縣志》卷三十五「書籍」類下「賀雙卿《雪壓軒詩集》」條下注云：「字秋碧，蔣墅人，適金壇綉山周姓子」⁴⁴。杜芳琴認為這是很強的佐證，因為：「縣志的修纂是一件十分嚴肅的工作，如果是一位子虛烏有的被『創造』出的人物，不會在縣志上入選，更何況雙卿是個毫無社會地位的農家女！她確實是以文才顯世收載于《丹陽縣志》的。至此，應該說對雙卿的姓氏、籍貫、婚姻與著述的記載已最具權威性了……」⁴⁵。

杜氏此一論證不能不說相當粗糙，犯了倒因為果的毛病。首先，修縣志固然是一件嚴肅的工作，即使與事者兢兢業業，並無法保證所記載的就是真實無誤的。若照這個邏輯推論，修正史豈不更嚴肅，但是其中果無舛偽？其次，《重修丹陽縣志》纂修年代去雙卿已有一百五十年之久，很難想像除了世間流傳的雙卿物語外，會有原始文獻可資參考。如果杜芳琴根據的是道光年間或更早前修成的《丹陽縣志》，吾人當可信其「權威性」。但以一本光緒年間修

⁴³ 同上。

⁴⁴ 《丹陽縣志》（光緒十一年重修；1961年台北景印），卷 35，頁 33b。

⁴⁵ 杜芳琴，前引書，頁 7。

纂的縣志來證明雙卿之為真，不能不說犯了邏輯上的嚴重錯誤。然則誠如杜氏所言，雙卿所以名列縣志實在是因為「文才顯世」之故，倘若雙卿在清季不是有名的女詞人，《重修丹陽縣志》諒不會追加一筆。更重要的是，我們應該注意的是，史震林說雙卿「綃山女子也，……山中無有知其才者，……以是秋嫁周姓農家子。」顯然並未遠嫁，而我們知道綃山位於四屏山(方山)下，髻山(Y髻山)附近，在金壇縣郊西南，如果雙卿有傳，應在《金壇縣志》，而非《丹陽縣志》(丹陽縣在金壇縣北)。

根據以上的介紹，杜芳琴是唯一對雙卿的真實性加以考證，並將自己的研究建立在這個基礎上。反觀其他作者則有意迴避這個問題。方秀潔在她的第一篇論文裡，以一連串的問題，表達她以無立場為立場的態度，最後雙卿詞的作者是史震林或賀雙卿，也以不下定論為結論⁴⁶。深受晚近文學理論影響的康正果更是勸讀者不要拿手中的實證主義的「水晶鞋」去套意想中的「灰姑娘」，因為「大概只有史震林本人知道誰是那個灰姑娘」⁴⁷。

從康正果和方秀潔的論文，我們可以看到兩人的研究取向深受文本理論的影響。康、方兩人都是文學研究者，歷史學者或可不加入與他們辯論的行列。但是，對於某些必需大量運用文學材料的研究，歷史與文學之間實在很難劃清界限，這個情況在文化史研究上最為顯著。在西方學界，新近的文化史研究受到文學批評理論的嚴厲挑戰和影響，新理論強調文本(text)和脈絡(context)之間的對話關係，極端者還主張脈絡只是另一種文本⁴⁸。面對文學批評理論的挑

⁴⁶ Grace Fong, "Engendering the Lyric," pp. 131-132. 她的第二篇論文基本上不談賀雙卿的虛實問題。

⁴⁷ 康正果，前引文，頁104。

⁴⁸ 關於文學理論和歷史研究之關係的簡要討論，可參看 LLoyd S. Kramer,

戰，受歷史訓練的文化史工作者，將如何回應？這是西方史學的問題，理想的回應是以開放的態度接受挑戰，以求歷史這個學科能夠更上一層樓，作螺旋狀的提昇⁴⁹。吾人在台灣是否須要回應這些新理論的挑戰？此事見仁見智，且牽涉到本土學術立場的問題，恕不在此申論。值得一提的是，應用理論容易走偏鋒，譬如在文本／脈絡(text-context)這個問題上，我們不止很難做到 Dominick LaCapra 所建議的「對話關係」(dialogical relationship)⁵⁰，反而很容易落入兩個極端——不管歷史背景，只注重文本分析，或是過度強調文本的「資料」價值而忽略文本與脈絡間的落差。我個人認為我們不應該混淆不同層次的研究取徑。LaCapra 所謂「對話的關係」是高層次的分析，如果我們對文本本身最基本的背景探討都沒做(或沒做好)的話，實在沒有理由跳到另一個層次去談問題。在雙卿研究上，似乎不宜在考證工作尚待努力時，即去分析文本和脈絡間互相滲透的微妙關係。譬如，史震林晚年曾重訂《西青散記》，大幅度刪削，並析為八卷⁵¹，研究賀雙卿的學者鮮少注意到八卷本的存在，甚至懷疑

"Literature, Criticism, and Historical Imagination: The Literary Challenge of Hayden White and Dominick LaCapra," in Lynn Hunt, ed.,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p. 97-128.

⁴⁹ Joyce Appleby, Lynn Hunt and Margaret Jacob, *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1995) 代表美國史學界對各種新理論的挑戰所做的總回應之一，很值得參考。

⁵⁰ 關於 LaCapra 對文本和脈絡之關係的基本主張，見 Dominick LaCapra, "Rethinking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Reading Texts," in Dominick LaCapra, *Rethinking Intellectual History: Texts, Contexts, Language*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23-71.

⁵¹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有八卷本《西青散記》，嘉慶乙丑年句容裴玠刊刻，內附史震林寫於乾隆四十四年的兩篇重訂小記，一以「時年八十有七歲」作結，一署名「八七老人記」。八卷本於

現在的通行本是刪節本⁵²。實則八卷本是通行本的刪節本。由於版本問題未受重視，一些應做的比對工作還沒人做；我相信版本比對應能夠提供我們不少訊息。就雙卿研究而言，陳寅恪的《柳如是別傳》是我們的最佳典範，如果我們能效法他的考證工夫和精神，相信我們對雙卿的了解應比現在深刻。在另一方面，我們能說陳寅恪和他的研究材料與人物沒有「對話」嗎？答案當然是肯定的，這是《柳如是別傳》充滿奇特之魅力的原因之一；惟吾輩功力不到，最好從基礎做起，不要輕易嘗試「對話」。以是，除非我們願意揚棄史學方法的實證傳統，在賀雙卿的問題上，我們還是有必要回到史震林的《西青散記》上，做些正本清源的工作，看看雙卿的存在到底出了哪些問題。

四、雙卿「與生俱來」的疑問

如前所述，在賀雙卿已成為一代女詞人之後，人們會對她產生懷疑，通常是因為回頭讀了《西青散記》。換句話說，雙卿存在唯一的根據也是疑問的源頭。

胡適在〈賀雙卿考〉列了五點疑問。前面三點是有關記載上的矛盾：一、如前面提到的，黃韻珊稱雙卿為賀雙卿，董潮稱之為張慶青。二、徐乃昌說雙卿是丹陽人，董潮說她是金壇人。三、董潮

原本刪削甚多，雙卿物語亦不例外，連有名的張石鄰畫雙卿像一節皆遭刪却。

⁵² 方秀潔懷疑我們今天擁有的版本或許是刪訂本，進而臆測雙卿可能在刪訂過程中丟掉了姓，而不是後來才增加個姓，見氏著“Constructing a Feminine Ideal”。根據筆者初步比對，雙卿在通行本和八卷本中皆不稱姓。至於通行本之前是否存在過一更完整的版本，則非所知。

《東皋雜鈔》提到慶青(雙卿)對以豔詞投之者，「罵絕不答」，《西青散記》裡雙卿並無此態度。第四點則是《西青散記》本身關於雙卿年齡的矛盾，一處說「雍正十年，雙卿年十八」，另一處則說雍正十一年「雙卿年二十又一」。這四點質疑，並不是非常有力。胡適對雙卿的真實性的懷疑以第五點最為重要，他認為《散記》關於雙卿的事「多不近情實，令人難信。」例如，雙卿寫字以粉不以墨，而且是寫在花葉上。胡適認為在蘆葉上寫《摸魚兒》長調，在竹葉上寫《鳳凰台上憶吹簫》長調，都是不近事實，何況雙卿是田家苦力女子，病瘡最重時還須做苦工，哪有這樣細緻功夫寫這樣絕細的小字⁵³？據此，胡適認為雙卿是史震林「懸空捏造出來的人物」。

除了以上五點疑問外，其實，胡適判定雙卿為虛構的人物，最重要的根據有兩端。其一，是關於《西青散記》這本書的性質問題。胡適認為《散記》除了兩篇遊山記之外，「大都是向壁虛造的才子佳人鬼話。」其二，史震林自己在《散記》中就已透露雙卿非真的訊息⁵⁴。第一點，胡適不見得正確，《散記》中有不少篇幅記載的是真人。出現在《西青散記》中的人物眾多，由於史震林交游以「邊緣文人」為主，大多不可考，不過也有確實可考的人物，如為《西青散記》寫序的曹震亭和吳震生，以及書中的主要人物之一的段玉函⁵⁵。因此，胡適是言過其實了。不過，書中有真實人物並

⁵³ 胡適，前引文，頁1082。

⁵⁴ 胡適，前引文，頁1082-1083。

⁵⁵ 杜芳琴，前引書，頁131-132。又，曹震亭，名學詩，字以南，震亭是他的號，《碑傳集》有傳，見清錢儀吉纂，《碑傳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第九冊，頁2976-2977。我在前引光緒十一年重修的《金壇縣志》的「人物志·隱逸」裡，也找到一個《西青散記》中的人物殷

不能確保雙卿為真。我們不能排除《散記》以真實為經，以虛構為緯的可能性。第二點關於作者自露消息的看法，倒是很有見地。

《西青散記》的內在矛盾在於：作者一方面努力要讀者相信雙卿確實存在，另一方面卻又自扯後腿，有意無意透露出雙卿非真的訊息。首先，我們知道雙卿在《散記》裡，並沒有姓，這自然不太像真實存在的人物。當然，我們不能因此判定雙卿非真。為佳人諱，可能是姑隱其姓的原因。在史震林筆下，「雙卿寫詩詞，以葉不以紙，以粉不以墨。葉易敗，粉無膠易脫，不欲存手迹也」⁵⁶。因此，我們看到雙卿以芍藥葉粉書《浣溪沙》，以玉簪葉粉書《望江南》，曾剪葉為蝶，兩翅間書《浣溪沙》二首，又曾剪蘆葉三吋，粉書一封一百六十八字的信給她的舅舅，也嘗題詩在蕙花上，「花乾而句已失」⁵⁷……。諸如此類的記載，不能不讓人感到疑惑。我們可以想像，雙卿是用極端細的毛筆打濕沾粉來寫蠅頭細楷，這種技藝當然不是不可能。雙卿最初出現時，史震林即說她「能於一桂葉寫《心經》」。只是以雙卿整日操勞的情況，似乎很難相信她有餘力從事這等費時耗日的「雕蟲小技」——先且不去提詩詞創作所需花費的時間。

即使擺開雙卿是否可能寫絕細的字不論，史震林自己的思路給雙卿的真實性塗上一層迷霧。雙卿出現在《西青散記》後不久，史震林有條記事，逐錄了好友趙閣叔的三首五言古詩，於其後論道：「眼中無劍仙，意中須有〈紅線傳〉；眼中無美人，意中須有〈洛神賦〉。海外有國，以日之所見為妄，夜之所夢為真。夫意之所

南棧(霞村)，見卷九，頁67a。

⁵⁶ 《西青散記》，頁1648。

⁵⁷ 《西青散記》，頁1610，1613，1647-1648，1678。

思，或得於夢；夢之所見，或有其事。事短夢長，夢短意長。意不長，斯無可奈何者也。意中、夢中、眼中，寧有異耶？……」⁵⁸這段文字說明了史震林對現實世界(眼中)和虛構情境(意中)之關係的看法。眼前即使沒有美人，意識裡卻須要有美人。胡適說：「懂得這種邏輯，我們才可以不上《西青散記》的當」⁵⁹。

《西青散記》最令人懷疑的是，史震林一段「夫子自道」的話。事關緊要，不嫌冗長，逐錄於此。《散記》中記載史震林和友人段玉函談論到《散記》(讀者當記住：《西青散記》本身常出現在該書中)，史震林

撫然掩卷曰：「天上人間，事多感慨。愛其文者，或疑其事；拘於理者，或病其言。余之為此，本無心也。焚之何悔？」玉函擊節曰：「雙卿瀟灑，古今未見此女郎也。但當稍為之諱耳。」余曰：「昔在維揚，將舊稿十卷，焚於許曙峰館舍。《西青散記》，亦且自焚。人生如電，性靈不保，遂至漸滅。語言文字，何足惜乎？」雙卿聞之，為書曰：「妾年十五，見舅氏言二南多香奩體，鄭衛皆情豔詩，孔子不刪，七十子莫諫，恨不為孔子徒也。妾曰：『舅氏止可為宰予徒，學晝寢耳。』」又言『乞播(墳)』乃尖酸語，『攘雞』是荒唐話，余為其徒，必請削之。妾曰：『舅氏從陳仲子，恐未能學匍匐，思與萬章公孫丑為窗友乎？』夫大道無方，大教不拘。村學究講中庸，逆涎滿案，流沫沾鬚，子以為子思功臣，朱子畏友，而八九蒙童，昏然坐睡。妾窺而唾之，為其誑聾而眩瞽也。弄月仙郎(指史震林)，乃如畏首畏尾，言

⁵⁸ 《西青散記》，頁1612。

⁵⁹ 胡適，前引文，頁1083。

清行濁，語皆釘釘，身似轆轤，雙卿所弗取也。此書可燒，則口亦可以不言。蝶不言而貪花，蛆不言而嗜糞，世之不言以欺人者，香則為蝶，臭則為蛆。雙卿見之，瘡且愈篤。夫雙卿猶夢耳。夢中所值，顛倒非一；覺而思之，亦無悔焉。知我罪我，俱不在此。」

史震林「發現」雙卿後，到處宣揚雙卿的才貌德行，雙卿聲名遠播，造就了一些雙卿迷，引來文人的詩詞詠和。在這過程中，就已有有人懷疑雙卿的真實性。《散記》中記史震林曾告訴朋友荆振翔說：「疑雙卿者，咸謂無有；田家女能識字，且通文，通文且悉工……」⁶⁰。前段引文中，史震林所謂「愛其文者，或疑其事」，顯然指的是《散記》中關於雙卿的記載。史震林想焚毀《散記》，卻引來雙卿一封勸阻的信。通信其實是為《西青散記》之寫作辯護，為其保存與流傳尋找理由，口氣不像出自柔弱溫婉的女子，是夫子自道也。尤其最後一句話：「夫雙卿猶夢耳。夢中所值，顛倒非一；覺而思之，亦無悔焉。知我罪我，俱不在此。」幾乎道破雙卿不過是一場夢罷了。「夢」是《西青散記》一個重要主題，史震林在〈西青散記自序〉末了寫著：「乾隆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夢中作」。在在透露出《散記》「紀夢」的性質高過「寫實」。

只有從「雙卿猶夢耳」這個角度，我們才能解另一個謎。當時有一位叫申志綸的文人，在得知雙卿其人其事後，深受感動，和雙卿詩詞數十篇，又為文六篇(其中一篇為「擬簡」)，自為序曰：「……遇非真遇，簡不可達」⁶¹。如果雙卿果在綉山，何以「簡不可

⁶⁰ 《西青散記》，頁 1715。

⁶¹ 《西青散記》，頁 1679-1680。

達」？而我們知道申志綸同時寫信給史震林，後來還成為朋友⁶²。

《西青散記》雙卿故事快落幕時，曹震亭說：「蓋懷芳子諸人，夢中之化身也……」⁶³。懷芳子是段玉函的號，他為雙卿顛倒癡狂，是雙卿物語的重要人物，此話殊堪玩味。

史震林為雙卿捉刀的痕跡還見於雙卿的書信。雙卿致趙閻叔的信是四六文，信中出现「飴淚痕於香腮，舌洗相思；摩汗澤於酥胸，腕醫心痛」的豔句⁶⁴，令人訝異。又雙卿致舅父書，文末云：「則願來世為男子身，參斷腸禪，說消魂偈，足矣」⁶⁵。「參斷腸禪，說消魂偈」正是史震林愛用的句子，分別出現在《西青散記》和《華陽散稿》裡⁶⁶。不能不讓人懷疑此封信也是史震林代勞。史震林的朋友也曾懷疑他為雙卿詞捉刀，惲寧溪告訴史震林說：「……雖然，雙卿才則美，得君潤色之。見粉書一葉，則無疑」⁶⁷。也就是說，惲原先懷疑史震林為雙卿詩詞潤色，但在得到一葉詩後，才釋疑。若用陳寅恪的話來說，這恐是文學家故作狡獪之語了。

以上是《散記》中最令人起疑竇的地方。當然，史震林並未明說雙卿是他虛構的，疑問終歸是疑問，我們仍然無法斷定雙卿非真。雖然雙卿是在一團迷霧中誕生，雙卿是真是假依舊是一樁公案。從目前的情況看來，除非史料上有重大發現，要證明雙卿或虛或實，似乎一樣困難。但是，我們就此罷手嗎？其實，《西青散

⁶² 《西青散記》，頁 1681，1705-1707。

⁶³ 《西青散記》，頁 1731。

⁶⁴ 《西青散記》，頁 1679。

⁶⁵ 《西青散記》，頁 1648。

⁶⁶ 見《西青散記》，頁 1663，《華陽散稿》，上，22b。此點曾經康正果指出，見氏著前引文，頁 101。

⁶⁷ 《西青散記》，頁 1660。

記》和史震林的另一本書《華陽散稿》蘊含著豐富的材料，還等待我們去開發。即使我們不追求確定不移的答案，雙卿的虛實問題還是大有探索的空間的。

五、可能的研究取徑

要確定雙卿為真為假，有賴新證據的出現。《西青散記》記載了與史震林交游的文人，他們當中有些人親眼見過雙卿，如果我們能找到他們存留的文集，或許能發現蛛絲馬跡。不過這類可能的證據，除非地毯式地蒐求，否則可遇不可求。令人遺憾的是，替《西青散記》寫序的曹震亭和吳震生都沒親眼見過雙卿（曹有和雙卿詩）。他們兩人都是史震林極好的朋友，沒見過雙卿是有些奇怪。關於這點，杜芳琴有所解釋，蓋時地不湊巧⁶⁸。

在新證據出現之前，從史震林的《西青散記》和《華陽散稿》裡，也可看出許多端倪來。以下簡述幾點。在目前的賀雙卿研究中，《華陽散稿》比較少受重視。如前所述，《散稿》在時間上是接續《散記》而寫的，體例也是逐年記事。令人困惑的是，《華陽散稿》無一語直接提及雙卿，而我們知道史震林還繼續出入綉山一帶。雙卿是生是死，史震林從未明白交代過。《散稿》裡有兩處和雙卿可能有關⁶⁹，其一，史震林在〈與玉勾詞客（吳震生）書〉中說：「……而晚宜園仙眷，長隔暮霞；綉山浣衣，病不復起。感慨人，感慨事。半在閨中，半在夢中也」⁷⁰。晚宜園仙眷指的是《西青散

⁶⁸ 杜芳琴，前引書，頁136。

⁶⁹ 康正果提及《華陽散稿》關於雙卿的這兩處記載，但並不是從考據的觀點來看。見前引文，頁102。

⁷⁰ 《華陽散稿》，上，10b。

記》提到的茅川金白岩的女兒晚娟和義女宜娟⁷¹。《西青散記》裡描繪過雙卿浣衣的情形，畫家張石鄰也嘗為雙卿畫「浣衣圖」，史震林還帶著此圖北遊大肆宣揚雙卿⁷²，「綉山浣衣」當指雙卿。「病不復起」應是說雙卿已不在人間。不過，按照史震林寫作慣於前後對應，此句可解讀成晚宜園仙眷是「閨中人」，綉山浣衣則是「夢中事」。其二、史震林〈慰曹震亭書〉云：「髻峰之下，綉山在焉，浣衣尙夕陽耳」⁷³。此語似乎與雙卿有關，感慨係之，但並未提供具體消息。

史震林的友人們大都是雙卿迷，但真正見過雙卿的並不多。算來只有張夢嶼、段玉函、趙闇叔、惲寧溪等人。張是佃主，段、趙迷戀過雙卿，且有密切的文字往來，惲只見過雙卿一面。至於荆振翔雖到過綉山，取得雙卿的和詩，但《散記》中並未明白記載荆見過雙卿。段玉函死於乾隆初⁷⁴，張夢嶼（《散稿》作張夢旃或夢瞻）、趙闇叔和惲寧溪繼續出現在《華陽散稿》，但曾無一語涉及雙卿。他們曾經狂熱地崇拜過雙卿，竟然「春夢了無痕」，把佳人給徹底忘了，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要解決這個疑問，我們應該回頭重新思考《西青散記》到底是怎樣的一本書。一九二三年修成的《金壇縣志》，在卷十一「藝文志」裡把《西青散記》放在「子部·小說家類」，《華陽散稿》則放在「集部·別集類」裡。這個分類頗值得我們參考。胡適說《西青散記》「大都是向壁虛造的才子佳人鬼話」，不是沒有道理。如果我們拿《華陽散稿》和《西青散記》來作比較，可以發現兩部書

⁷¹ 《西青散記》，頁1731-1733。

⁷² 《西青散記》，頁1635。

⁷³ 《華陽散稿》，上，11a。

⁷⁴ 《華陽散稿》，上，11a。

相當不同。《散稿》除了記交游外，收了史震林寫的書信、序、傳之類的文章，以及短篇的「小記」，基本上是個文集的形式。《散記》除了記交游外，以極大的篇幅記扶鸞請仙，以及和天上仙女唱和的詩詞。換言之，《散稿》是純粹的文集，《散記》則充滿文學的特質，似乎有意要營造一個如夢似幻的世界。也就是說，史震林藉記事之架構，騁文學之想像。

《西青散記》是一部不同凡響的書。史震林為《散記》寫了一篇奇怪的短序，說明「西青」的來源：

余初生時，怖夫天之乍明乍暗，家人曰：「晝夜也。」怪夫人之乍有乍無，曰：「生死也。」教余別星，曰：孰箕斗；別禽，曰：孰烏鵲。識所始也。生以長，乍明乍暗，乍有乍無者，漸不為異。間於紛紛混混時，自提其神於太虛而俯之，覺明暗有無之乍乍者，微可悲也。襁褓膳雌，家人曰：「其子猶在。」匍匐往視，雙雛睨余，守其母羽，輟膳以悲。悲所始也。匍匐牆下，得物謂飴，捧而吮之，家人癡余曰：「石也。」上有字，字為「西」，字為「青」，強余讀。讀所始也。其凹如白，至今對之，是為散記。乾隆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夢中作。

這篇自序講史震林個人「識」、「悲」、「讀」的開始。關於「西青」的來源，具有神話色彩，不是很容易了解。此石猜想可能是個石硯，上頭刻有「西青」兩個字。

史震林和時人怎樣看待《西青散記》呢？史震林視《西青散記》為己命，在還沒付梓之前就已在友人間廣為流傳。《西青散記》中屢屢提到這本「書中書」，可見史震林非常看重它。《華陽散稿》亦有多處提及《散記》。照他自己的說法，時人常以入《散

記》為榮，以不得入為憾⁷⁵。甚至有「石有時以泐，不如附《散記》之不朽也」的說法⁷⁶。那麼，一般認為《散記》是怎樣的一本書？史震林替好友曹震亭的父親曹隱君寫傳，特別提到自己的著作，說曹父「嘗閱《西青散記》，謂震亭曰：『此誘人為善之書』」⁷⁷。顯然他自己也同意這樣的一個說法。以《散記》為「誘人為善之書」，是相當有道理的。史震林受到民間佛教思想中為善和慈悲的觀念影響至深，無論是在《散記》或《散稿》中，他記下了許多具有濃厚道德、宗教意涵的事蹟。雙卿可說是「善書」裡最重要的女主角，除卻那些炫人耳目的才子佳人唱和的韻事，雙卿是「德行的存在」，足為天下女性的楷模。

雙卿的德行在《西青散記》裡，可歸納為「命苦能忍」與「堅貞不移」兩大端。雙卿的丈夫蠢暴，婆婆凶惡，但雙卿很能忍。例如，「一日雙卿舂穀，喘，抱杵而立，夫疑其惰，推之。仆臼旁，杵壓於腰，忍痛起，復舂。夫瞋目視之。笑謝曰：『穀，可打矣。』炊粥半，而瘡作，火烈粥溢。雙卿急，沃之以水。姑大詬，掣其耳環，曰：『出！』耳裂環脫，血流及肩，掩之而泣。姑舉杓擬之，曰：『哭！』乃拭臼，畢炊。夫以其溢也，禁不與午餐。雙卿乃含笑，舂穀於旁……」⁷⁸。真是忍常人之所不能忍。雙卿的丈夫不識之無，又髒又臭，「狐臊逆鼻，垢膩積頤項，揉可成丸」⁷⁹，但雙卿一點也不嫌棄他。對於來引誘她的人，不論是美少年陳希古或

⁷⁵ 《西青散記》，頁1673。《華陽散稿》，下，9b；11a。

⁷⁶ 《西青散記》，頁1683。

⁷⁷ 《華陽散稿》，下，1b。

⁷⁸ 《西青散記》，頁1646。

⁷⁹ 《西青散記》，頁1720。

傭人錢馨郎⁸⁰，雙卿一概不為所動。如此美麗，如此有才華，受盡折磨，卻能謹守孝道和婦道，這才更可貴。所以，當農者張天申聽到荆振翹誦雙卿詞時，「輒呼其女屏後聽之，令知雙卿苦能孝敬，效之也」⁸¹。在史震林的精神世界裡，美、善和苦難是分不開來的。即使當史震林還沈醉在扶鸞請仙的階段時，我們也可以看到他筆下的女仙大都是美、善、苦的化身。

今天我們若想繼續賀雙卿的研究，我認為至少有以下幾個取徑。首先，我們應該一改把雙卿從《西青散記》孤立出來的作法，回頭細讀《散記》，看看雙卿到底在《散記》中居於怎樣的一個「有機」的地位。我個人認為《散記》本身提供了一些極有意義的線索，但似乎尚無人注意到。例如，書中痴迷雙卿的趙閻叔，和雙卿非常相像，活像一對「孿生兄妹」。趙閻叔是史震林極端欣賞的一位朋友，非常有才氣，遠在雙卿出現前，《散記》記載史震林向趙閻叔索詩，他答說：「近者詩無存草，散題翠筠白石、古垣斷碣之上。試閒步尋之」⁸²。於是史震林和段玉函以誰找到趙詩多誰即勝利，展開一場尋詩之遊。這段文字很有趣，如史震林「仰海棠樹，西南枝微有字痕，登石額觀之，題云：……(略)」。段玉函則在「石闌之角」找到四言詩三章，「字細如豆」。找到的詩或寫在長苔的磚，或寫在枯竹，或寫在斷橋朽柱上……，「又有舊詩一首，淡墨將失，在無皮古楊之背」，或用墨，或用白堊丹硃，不一而足⁸³。後來史震林說雙卿寫詩「以葉不以紙，以粉不以墨」，儼然趙閻叔的翻版。只是一個是男性的版本，一個是女性的版本，前者寫在古楊

⁸⁰ 《西青散記》，頁 1637，1649。

⁸¹ 《西青散記》，頁 1710—1711。

⁸² 《西青散記》，頁 1571。

⁸³ 《西青散記》，頁 1571—1572。

殘垣，後者寫在嬌花嫩葉上(男女有別，豈不宜哉!)。另外，最值得注意的是，和雙卿一樣，趙閻叔命極苦，且病瘡⁸⁴。讀《散記》，讓人有「男閻叔，女雙卿」之感。史震林也處處透露出這樣的一個對應關係。他說：「閻叔為絕世才子，天厄之如是；雙卿為絕世佳人，天厄之亦宜如是也」⁸⁵。懷芳子段玉函很窮，冬天著單衣，連個裡子都沒有，雙卿說「閻叔病，玉函貧，兼之者，我雙卿也。更為婦人身，不愈悲乎」⁸⁶？這段話令人想起《紅樓夢》裡的秦可卿，秦氏乳名兼美，因為在曹雪芹的構想裡，她兼有寶釵和黛玉之美。「雙卿」的名字是否也含有兼具閻叔、玉函兩人(兩卿)之特質的意思在內呢？雙卿若作「卿卿」解，義為「親親」，有失端莊⁸⁷。姑記於此，待高明教之。

雙卿是《西青散記》「有機」的一部份，還有一個線索。《散記》錄的詩詞特別愛用一個「嫩」字，使用的頻繁令人吃驚。不論是仙女降鸞的詩詞，或趙閻叔、雙卿、史震林及其友人的詩詞，頻頻出現這個字，俯拾即是。彷彿世間美好之物都可用一個「嫩」字來形容，如「嫩霞」、「衫子嫩」、「香腮嫩」、「嫩白」、「嫩芷」、「嫩愁」、「可香腮還嫩」、「嫩如雨」、「嫩寒」、「嫩蛩」、「霜嫩」、「新水嫩」、「嫩雲」……等等⁸⁸。「嫩」字在

⁸⁴ 《西青散記》，頁 1650。

⁸⁵ 《西青散記》，頁 1650。

⁸⁶ 同上。

⁸⁷ 劉義慶，《世說新語·惑溺》曰：「王安豐婦，常卿安豐。安豐曰：『婦人卿壻，於禮為不敬，後勿復爾。』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遂恒聽之。」這是「卿」作「親」解的根據。

⁸⁸ 依序見《西青散記》，頁 1546、1547、1550、1555、1591、1633、1637、1649、1657、1713、1715、1715、1750。

詩詞裡，雖然不是什麼罕見的字，如溫庭筠《玉蝴蝶》（秋風淒切）有「芙蓉凋嫩臉，楊柳墮新眉」的句子⁸⁹，「嫩草」、「嫩綠」也還算常見⁹⁰，但一般用來形容春色春草，像《散記》那樣，凡事（包括愁）皆可言嫩，並不多見。在史震林自己的用法裡，連曉光都可說是「晶嫩」⁹¹。在《西青散記》裡，「嫩」字似乎是個「暗碼」，透露出背後有個統一的美學觀念。這個用法是出自一人之手呢？還是一個美學偏愛的集體流露？此點有待深入研究。

再者，從文學創作的角度和中國詞的特質來探討雙卿問題，也饒富意趣。前面提到杜芳琴認為史震林不可能寫出雙卿水平的作品。史震林的詞固然沒有雙卿詞膾炙人口，但一般評價如何呢？丁紹儀的《聽秋聲館詞話》，史震林條和雙卿條前後併列，各錄兩首詞。丁紹儀稱讚史詞曰：「儵然之致，雅如其人」⁹²。民國以後，葉公綽編《全清詞鈔》時，選了四首賀雙卿的詞，也選了兩首史震林的詞。可見史震林的詞還能受到詞評家的青睞⁹³。史震林的詞其實頗有可讀之處，有些作品意境和雙卿詞甚近⁹⁴。雙卿詞和《西青

⁸⁹ 見朱彝尊編，《詞綜》，收在楊家駱主編，《增訂中國學術名著第一輯·增補詞學叢書第一集》，第十五冊（台北：世界書局，1962），上冊，頁8。

⁹⁰ 如歐陽炯有「嫩草如煙」和「筍迸苔錢嫩綠」的詞句，見黃德進選注，《唐五代詞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頁246、253。

⁹¹ 「曉光晶嫩」句，見《西青散記》，頁1571。

⁹² 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頁2773。

⁹³ 葉公綽，《全清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2），頁451，1628-1629。

⁹⁴ 如史氏入選《全清詞鈔》的《惜餘春慢·采麥郊疇》云：

采麥郊疇，標梅庭戶，暖日烘林陰翳。畫船金粉，蕩盡蘭橈，寂寞渡頭沙尾。幾處靜掩空閨，衣捲紅綃，怕催梳洗。任連天望眼，佳期難在，新歡無味。誰見我、愛好天然，偶然隨步，也是惘然情

散記》其他詩詞間的「內在」關係，是可進一步探索的問題。

杜芳琴認為男性決寫不出獨具農婦生活經驗和情感體驗的詩詞。此一論斷的背後假設是：人無法了解並描述不屬於自己的階層和性別的經驗和情感。這種說法顯然違反我們對文學創作的本認識。如果我們相信莎翁能寫出異代異地的十餘歲少女茱麗亞的初戀心情，何以史震林就不可能寫出同時同地的農婦情感？王國維在〈紅樓夢評論〉一文中也論及文學創作的這個特色，他說：「如謂書中種種境界、種種人物非局中人不能道，則是《水滸傳》之作者必為大盜，《三國演義》之作者必為兵家，此又大不然之說也」⁹⁵。我們有時候似乎太低估文學想像的威力。舉例來說，寫《咆哮山莊》的愛密麗·布朗特，實際上過的是近乎隱居的生活，短短的一生沒接觸過幾個異性，更無實際的戀愛經驗，但她卻寫出了狂風暴雨似的愛情，撼山河、泣鬼神，替英國的情感世界別開生面⁹⁶。在雙卿這個問題上，我們還得記住：史震林雖然是個文人，他過的生活跟貧農差不多，他和他的友人們是混跡農村的邊緣文

意。枝扶烏坐，葉襯蠶眠，人瘦落紅堆裡。今夜憑欄更遲，月挂西樓，暮雲如髻。又嫩寒生袂，花外東風還起。

（此詞在《全清詞鈔》與《西青散記》用字頗多歧異，茲采《散記》版本。）史詞中疊用「天然」、「偶然」和「惘然」，和雙卿詞有神貌相近之處。篇幅有限，筆者無法在此討論雙卿詞，俟他日撰文細論之。

⁹⁵ 王國維，〈紅樓夢評論〉，在《王國維先生全集》（台北：大通書局，1976），初編（五），《靜安文集》，頁1754。

⁹⁶ 關於愛密麗·布朗特（Emily Brontë）的傳記研究，值得一讀的精采著作是 Katherine Frank, *A Chainless Soul: A Life of Emily Brontë* (New York: Fawcett Columbine, 1990)。根據一些實例，遺世獨立的隱居生活反而有助於個人的創造力（creativity）。名心理學者 Anthony Storr 曾深入探討孤寂生活和原創性之間的關係，見氏著 *Solitude* (Flamingo: London, 1989)。

人，對農村生活和景觀有極為親切的了解。雙卿所看到的景物也都是史震林平日所熟稔的。

關於文學上的性別轉換，我們不應該看得太死，可從中國詞的傳統和特性來加以考慮。我們知道雙卿主要是以詞勝，她的詩乏善可陳。中國詞自《花間集》以來主要是描寫美女和愛情，在女性抒寫上又常以女性形象和口吻擬寫女性情思⁹⁷。在這裡需要說明的是，由男性詞人用女性口吻倚聲填詞，或替女性代作詩餘，原本就是詞史上常見之事。由於詞的這個特性，男詩人轉換人格性別，以女性口吻可能寫出比直描自身感受還要具有詞之美學特色的作品來。以中國詞史為背景，史震林換上雙卿的人格(persona)寫出比他自己的詞還要好的作品，並非不可能(詩除了宮詞和閨怨外，較少模擬女性口吻，但有一次史震林和友人分字賦詩，成詩一首，友人殷霞村「以為似女子」⁹⁸，可見史震林擅於模擬女性口吻)。另外，我們不能墮入階級意識的窠臼，以為雙卿詞以農村為背景，就認定它們表達了「農婦情感」。關於雙卿詞的內涵，我們還需作比較精緻的分析。

《西青散記》和《華陽散稿》蘊藏著豐富的社會文化史的訊息，這也是賀雙卿研究另一個可入手的途徑。我們對這兩部書的解讀仍嫌不夠。史震林和他的友人們是一群自棄於主流文化的讀書人，他們徜徉林泉，喜愛結識奇人異士，並且特重才情；他們自有一套世界觀、人生觀和美學標準。史震林的故鄉金壇靠近道教聖地茅山(句曲山)，茅山傳說是漢茅盈、茅衷、茅固兄弟得道成仙的地方，道教十大洞天之一的第八洞天華陽洞就在此山。道教另一重要

⁹⁷ 關於詞的女性抒寫，可參看葉嘉瑩，〈論詞學中之困惑與《花間》詞之女性敘寫及其影響〉(上)、(下)，《中外文學》12：8(1984年1月)，頁4-31；12：9(1984年2月)頁4-30。

⁹⁸ 《西青散記》，頁1664。

人物梁朝的陶弘景即隱居於此，稱「華陽隱居」。史震林和友人們常訪茅山，具有濃厚的茅山信仰。《華陽散稿》的書名即帶有強烈的道教色彩。道教之外，史震林等人又深受一般佛教觀念的影響，如特別強調放生、好生、因果報應等⁹⁹。另外，史震林也相當重視「惜字」¹⁰⁰。杜芳琴說：「史震林和他的朋友多是佛、道及民間各種信仰迷信的崇奉熱中者」¹⁰¹，洵為的論。杜芳琴也注意到史震林等人扶鸞請仙和江南一帶巫風盛行有密切的關係¹⁰²。這是很值得繼續探究的課題。如果我們能將《散記》和《散稿》中所透露的佛道思想和民間信仰做有系統的整理，相信能對史震林等邊緣文人的心靈世界有所了解，雙卿在他們的世界裡的意義才能更加彰顯。

史震林的心靈世界有何特色呢？《散記》和《散稿》有一個貫串全局的主題，也就是「夢」。前面提過，作者自稱《散記》是「夢中作」，通書給人如夢似幻的感覺。《散稿》的自序開宗明義即說：「我生如戲，嬉笑怒罵，皆戲具耳。我生如夢，語言文字，皆夢囈耳……」¹⁰³。《散稿》正文多處談論到「夢」，並有一篇〈記惜夢〉的文章¹⁰⁴。史震林的「夢觀」，不能用一般「人生如夢」的籠統觀念，輕易帶過。在他看來，不惟人生，連宇宙本身都是一大夢。他說：「雲霧如寐，風濤如鼾，枝木如瞌，禽鳥如囈。吾輩夢短，造物夢長，古今大夢，誰其先醒」¹⁰⁵？又說：「生固為

⁹⁹ 例見《華陽散稿》，〈記嗟翁〉，上，1a；〈記孔葵衛媳〉，上，4a；〈小記一〉，上，28b。

¹⁰⁰ 《華陽散稿》，上，1a、4a；《西青散記》，頁1571。

¹⁰¹ 杜芳琴，前引書，頁121。

¹⁰² 杜芳琴，前引書，頁122。

¹⁰³ 《華陽散稿》，上，1a。

¹⁰⁴ 《華陽散稿》，上，14a。

¹⁰⁵ 《華陽散稿》，〈記可村〉上，17b。

夢，死亦夢耳。人間固夢，天上亦夢耳……」¹⁰⁶。史震林的夢觀，讓我們思考一個問題：這是史震林(及其友人)獨特的看法，還是反映了一個更為廣大的集體心靈？歷史學家在處理一個人(或一群人)的思想時，常遇到的困難是：研究對象的思想到底具有代表性，還是顯示獨特性？無論何者，都假定了「集體心靈」(mentalités collectives)的存在¹⁰⁷。在史震林這個例子上，相對於主流文化，他的思想可能相當獨特，但就邊緣文人的集體心靈而言，他可能具有相當的代表性。

大陸學者洪靜淵寫了一篇題為〈《西青散記》和《紅樓夢》〉的短文¹⁰⁸，他懷疑《散記》在思想內容和藝術構思上，可能對《紅樓夢》有所影響。洪靜淵指出兩書相同的地方，在思想方面，同樣宣揚佛道思想，著眼一個「幻」字；在文學構思上，相似之處有：一、同樣以石頭作全書之引子；二、兩書皆寫葬花；三、同樣用女媧煉五色石補天的典故。洪靜淵認為《西青散記》成書在前，流傳較廣，曹雪芹看到此書是有可能的；起碼《散記》所反映的思想傾

¹⁰⁶ 《華陽散稿》，上，11a。

¹⁰⁷ 「集體心靈」是研究介於思想史與社會史之領域(文化史)的一個很有用的概念，但也有它的缺點和危險，關於這方面的精湛討論，見 Peter Burk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the History of Mentalities," *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 7:5 (1986), pp. 439-451。在該文中，Peter Burke 批評 Carlo Ginzburg 的 *The Cheese and the Worms: 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 一書，認為 Ginzburg 的研究原先是要打破「集體心靈」史，但結果還是擺脫不了這個概念——從門口丟出去的東西，又從窗戶鑽了進來(p. 443)。如果我們假定相對於主流的「集體心靈」，還存在著潛藏的像伏流般的其他「次要集體心靈」，也許可以解決「代表性」和「獨特性」的問題，以及 Peter Burke 所提出的表面不動如山的主流如何能夠發生變化的問題。當然，主流和伏流之間能否容納卓然獨立的個人思想，則是另一個問題。

¹⁰⁸ 在《文獻》，第20輯(1984年6月)，頁61-65。

向和時代風貌，是研究曹雪芹和《紅樓夢》必要參考的。洪文乍讀之下，令人有突兀之感，但吾人若細讀《散記》，的確可感覺此書和《紅樓夢》有些神似的地方，如《紅樓夢》有天上人間之對應關係，《散記》亦是——天台龍女阿音下婚人間，雙卿是花神暫貶等¹⁰⁹，又如醉書仙申志綸，好讀書，厭惡時文，嘗夢至一石洞，遇仙娥，入廣室，發現自己是醉郎謫塵¹¹⁰，這個情節讓人不由得想起賈寶玉夢遊太虛幻境。此外，在史震林的世界裡，似乎凡是才情之人(不分男女)，都是神仙下謫。例如他所最欽佩的曹震亭是「謫從天上，名滿人間……才情優絕，誰復如君」¹¹¹。《紅樓夢》重要的「意淫」觀念也出現在《華陽散稿》¹¹²。前面提到史震林等人愛用「嫩」字，無獨有偶，秦可卿房間有副對聯正是：「嫩寒鎖夢因春冷，芳氣襲人是酒香」。這當然很可能是巧合。不過，我們面對的也許不是誰影響誰的問題，而是隱藏在兩人背後的某類集體心靈的問題。

總之，我們若回到史震林的著作本身，一個豐富的思想的、文學的、想像的世界，還等著我們去探勘。

六、結語

讀到此，讀者或會問：關於雙卿的存在問題，我的立場在哪裡？在這個問題上，我採取了「折衷」的立場，也就是認為：綉山

¹⁰⁹ 《西青散記》，頁1614，玉京秋詞云：「……有誰念，原是花神暫貶。」

¹¹⁰ 《西青散記》，頁1706。

¹¹¹ 《華陽散稿》，〈與曹震亭書〉，上，9b。

¹¹² 《華陽散稿》，上，6a。

可能的確住了一位美麗的農婦，也許略有點才氣，史震林看到後，驚為天人，以此為素材，開始一連串的文學想像遊戲。他和友人們一起把她塑造成他們心目中的理想女性，也就是我們今天知道的雙卿。這樣的立場，雖然嫌世故了一點，但這是我反覆讀《西青散記》到目前為止所得來的印象。採取了這樣的一個立場，就解決了雙卿的問題嗎？我想不是的，雙卿物語其實像一張迷宮似的寶藏圖，如果我們能耐心摸索，沿途細心瀏覽風光，即使無法抵達最終的目的地，想像中的終點，雖不中，庶乎不遠矣。

於此應該一談的是，賀雙卿研究的學術意義何在？首先，它對我們了解雍乾年間的社會文化史會有相當大的幫助。史震林和他的友人們是一群自外於主流文化的讀書人，他們自有一套世界觀、人生觀、道德觀和美學觀。如果我們能夠重建他們의思想和心靈世界的話，將有助於我們了解相對於主流文化的邊緣世界，以及兩者間的異同和互動關係。一個讀書人，無論是自外於主流文化，或迫不得已，就社會結構來講，是居於社會領導層的邊緣位置。明清以來，由於科舉考試日趨激烈，無數的讀書人「以諸生終」，他們是清代社會的重要構成份子，似乎很少受到重視，研究史震林等邊緣文人多少能幫助我們了解這個社會階層。

由於雙卿是否為真實人物還是個重大的爭議，雙卿很難作為一個婦女的實例，來幫助我們了解清初的婦女生活。不過，在想像和理想的領域裡，雙卿的故事具有許多解釋的潛能。本文所引的當代研究大都在這個層次上闡發雙卿物語所透露的「文化涵意」和「兩性關係」。在「性別」(gender)議題上，雙卿研究具有怎樣的意義呢？於此須稍加說明的是，“gender”和生理意義的男女性別(the sexes)不同，係指根據我們所認知的兩性差異所發展出的文化建構和兩性

間社會關係¹¹³。我認為透過雙卿研究，我們可以更深入了解清初男女界線的光譜。在史震林的世界裡，文化意義的「男性」和「女性」似乎是相通的，沒有明顯的界線。譬如，眾所周知，《紅樓夢》裡葬花的是林黛玉，但在《西青散記》裡，卻是史震林的好友張夢覘¹¹⁴。史震林和曹震亭的友情，比諸男女愛情，有過之無不及¹¹⁵，而我們知道那和同性戀不同。在他們的世界裡，男女的質素似乎可以同時出現在一個人身上。再者，如果雙卿詞係史震林所作，那它的“gender”含意又更深一層，表示在文學的創作上，女性的聲音不唯能模仿，還能使文本「性別化」，永遠以「女聲」唱將下去(可見我們還擺脫不了「二元化性別」的思考方式)。

最後，在歷史學面對新理論的挑戰之際，我們若還想護衛歷史學的基本訓練(如文獻研究，背景分析等)，就應該勇於應戰。我相信，透過紮實的「實證主義」的考證功夫與開放廣闊的詮釋視野，我們可以在史震林等邊緣文人的精神世界裡，找到放置雙卿的位置。在歷史的大河裡，我們撐起考證和詮釋的雙帆，探測雙卿之所以成為雙卿的每個可能性(或不可能的)航道，也許峰迴路轉，柳暗花明，「髻峰之下，雙卿在焉」。

¹¹³ 關於“gender”和歷史研究的問題，可參看 Joan W. Scott, “Gender: 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1:5 (December 1986), pp. 1053-1075.

¹¹⁴ 《西青散記》，頁 1593。

¹¹⁵ 例如，史震林寫道：「余別震亭已八年，所至輒思。思震亭與思趙聞叔同，在登臨時為尤甚。而聞震亭而思者遍所至也。」見《華陽散稿》，上，22b。

The Story of Xiaoshan: A Review Article of Recent Works on He Shuangqing

Wan-yao Chou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This article reviews recent works on He Shuangqing 賀雙卿 and proposes some possible approaches toward this subject-matter. I first discuss Shi Zhenlin 史震林—the author of *Xiqing sanji* 西青散記 (*Random Records of West-Green*), the background in which he wrote these notes, and the nature of the book. *Xiqing sanji* is where (He) Shuangqing first appears and it is the only known source on her existence. Thanks to the enchanting beauty of her story and her poems (mainly in the *ci* 詞 form), in due process Shuangqing broke away from Shi's book, assuming a life of her own. She has become renown as a Chinese poetess from the peasant class.

Riding on the new wave of women studies, He Shuangqing lately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scholars again, as she once did in the post-May Fourth era. Some interesting works about her have appeared in recent years, which either analyze Shuangqing's works in the light of new literary theories and/or look at her life from feminist perspectives. Most of the authors avoid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Shuangqing was a real person or a fictional one. A scholar did endeavor to prove Shuangqing's actuality, but her arguments are disputable.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mystery of Shuangqing is rooted in the way she is introduced to the world by *Xiqing sanji*, which is not a question one can legitimately shun. On the contrary, we shall go back to the origin of the mystery—*Xiqing sanji*, as well as to the author and his circle of friends. I believe that a solid understanding of Shi Zhenlin and the esthetics and mentality of his circle will help locate Shuangqing in a world thus far little known to us.

Key Words: Shuangqing, He Shuangqing, Shi Zhenlin, *Xiqing sanji*, Chinese women history, *ci* poetess